

# 文化 | 专栏

南桥专栏 微观美国

## 捅马蜂窝

通常情况下,我不是那种招蜂引蝶的人。但是工具棚里面出现了一窝马蜂,我去拿工具的时候,它们就会在我周围绕来绕去。不巧家里最近不断有人来看房,如果不慎被马蜂蜇了,那么不但房子卖不成,还会惹祸上身,赔偿他人。

捅马蜂窝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家的小村里不久前就遇到黑蜂恐怖袭击事件。我们家对面树丛里,有一窝蜂子,做的泥蜂窝长达一尺,状若倒吊水罐,村民叫这种蜂吊罐蜂。蜂身黑色,其状可怖。有一天,有村民冒着危险,穿着长衣长裤,准备去捅吊罐蜂,黑蜂受到惊动,见人就追,村民开始四散奔跑,但是黑蜂紧追不舍。有的被蜇得痛不过,滚下水田,头插到了泥里,还是被蜇了多下,好几个村民因此住院。后来没办法,打电话叫来了消防队,消防队把它们给除了。

乡下这几年这种古怪的黑蜂黄蜂很多,蜇起人来非死即伤。这种黑蜂会不会是胡蜂,或曰杀人蜂?我查了一下资料,提到杀人蜂出没的地方多为南美。1956年,圣保罗大学研究室引进了35只非洲蜜蜂,实验室门口都装了铁丝网。有个保安人员不知内情,误将铁丝网弄了下来,转瞬就有25只蜜蜂逃脱,繁衍开来。一旦繁衍开了,人可就难以控制了。巴西非洲蜜蜂越狱之后,和野外蜜蜂交配,成了令人恐惧的“杀人蜂”。人和动物受袭事件时有发生,甚至成为公众事件。

想着这些事情,眼睛看着工具棚里拳头大的蜂窝,和上面蠕动的诸多蜜蜂,充满惶恐。我在琢磨到底用什么方法消灭:估计我可以烧一壶开水泼上去,但是那个高度和位置,搞不好会洒下来把自己烫伤。火攻也不行,因为工具棚材料像是塑料的。泥巴我也找不到那么多糊上去。最后我想起了万能的Youtube,就上去看别人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很多人都提到要夜间行动,这时候蜜蜂不活跃,容易受袭。大家还提到,要做好防备工作,比如戴草帽面具穿长衣长裤球鞋袜子等。很多人提到灭蜂的药。我于是跑到家得宝超市,果然找到了一种喷的药物,可以对着黄蜂去喷,说明上称“接触就死”。

我穿上长衣长裤,戴上了一顶帽子,拿着喷雾器去喷。

结果非常反高潮,黄蜂根本没有招架之力,喷到之后,稍微挣扎了一下,就纷纷坠落。一个追赶我的也没有。回想起我那些火攻水攻泥攻的诸种谋略,发现都不及这种喷药见效。还是科技工具威力大。美国军事也和我们对付蜜蜂差不多,他们当然也重视军事奇才,优化作战谋略,但更大的投资,我看在是使劲发展先进武器。

李开周专栏 宋朝饭局

## 水晶脍

《东京梦华录》里说,每年一到腊月,北宋开封开始有人摆摊卖水晶脍。

《武林旧事》里说,每年一到春节,南宋杭州也开始有人摆摊卖水晶脍。

“水晶脍”到底是什么东西?它是一种菜肴,一种晶莹剔透的菜肴。

这道菜不复杂,但是非常耗工夫。

你找一大块猪皮,搁滚水里泡透,捞出来,刮净细毛,片掉肥膘,切成长条,放到盆里,加满凉水,上笼蒸一个时辰(俩小时),然后停火,你会发现大部分猪皮已经蒸化了。你把没蒸化的老皮捞出来扔掉,把盆里的杂质(碎肉什么的)滤干净,剩下一盆半清不浑的肉汤,再倒进锅里,小火慢煮,一边煮,一边把漂浮上来的油脂和杂质撇掉。煮上大约半个时辰,停火,再用细纱过滤一遍,剩下的肉汤就很清澈了。你把这锅肉汤倒进大瓷盘里,让它自然冷却,最多半天时间,它就会完全凝固,从液体变成固体,从肉汤变成皮冻。这块大皮冻其实是胶原蛋白和水的混合物,而刚才花那么长时间蒸煮猪皮的过程,其实就是把胶原蛋白从猪皮里释放到水里的过程。

仅仅一块皮冻并不能叫做水晶脍,想做水晶脍还得进一步加工。怎么加工?就跟做鱼生一样,得把皮冻切成薄片,然后用食盐、米醋、芥末和花椒油精心调制。必须注意,皮冻不能切得太厚,太厚了会影响透明度,还不容易调味;也不能切得太薄,太薄了一夹就散,既影响口感,又影响品相。到底切多厚呢?你得看周边气温是多是低,皮冻含水是多是少。气温越低越要薄切,含水越多越要厚切。如果你很有经验,刀法很好,切出来的皮冻厚薄适宜,大小均一,就像一片片水晶均匀摆在菜碟里,真正的水晶脍就算做成功了。

宋朝人做水晶脍很有经验,不光可以用猪皮做皮冻,还能用猪蹄、鸡皮和鱼皮做皮冻。还能控制好脂肪的比例,通过撇掉多少脂肪来控制皮冻的透明度:想完全透明的话,就把油脂全部撇掉,并多次过滤肉汤里的杂质;如果想要半透明效果,就留下一些油脂,油脂越多,水晶脍越接近乳白色。

但是宋朝没有冰箱,做出来的水晶脍再美观,温度一高就得化掉,所以他们只能在冷天加工水晶脍。这也是为什么北宋开封和南宋杭州要到寒冬腊月才开始出售水晶脍的原因。

盛可以专栏 色不是空



新井一二三专栏 东京时味记

## 养孩子的关口

在现代日本,养大孩子有几个关口:升学、就职、结婚等。光是升学,至少有高中应考和大学应考的两次。若要送子女读私立名门的话,那么再多了初中和小学,甚至幼儿园的入学考试了。从前,只要大学毕业,就自动有工作。如今却没那么容易了。大学三年级的夏天开始,最初在网上报名要做各企业的实习生。两个星期的实习期完了的时候,如果彼此感觉不错,那么再进一步参加适应性考试以及好几层的面谈。结果能顺利得到聘请书的属于少数,其他人则得从头开始再玩就职双六了。

我在大学的同事们,最年轻的S讲师正在带一岁和三岁的娃娃;他关心的是托儿所和小儿科医院,以及让三岁姐姐上的智能开发班。另一位有刚上了小学的男孩,他最关心孩子在小学的朋友关系,以及下课以后学钢琴的老师。而我呢,两个孩子是高一和初六;第一个的高中应考算成功了,未料妹妹闹起叛逆期来,不让母亲心平气和地过日子。还有一位T教授的两个千金;大的正踏上了漫长的“就职活动”的路;小的则高中毕业没考上大学,只好在补习班待一年,而做父亲的永远想不通为什么补习班的学费跟大学一样贵。

郑洪专栏 岭南摄影录

## 医生日记

现在老是有一些不敢救人的报道,没想到300多年前也有。1639年5月,几百艘船在广东吴川出港,“陡发飓风,无一存者”,死者达6万多人。当地有位医生陈舜系“呼伴携锄出海畔埋尸”,救起一个幸存者。发现的时候,“赤体遍伤,披发挂板钉卧板上,尚有微气”,同伴建议不要救,“众谓落水狗不堪救,救之恐讼失水害人”,但陈舜系坚持要救,“亟扶起,灌以尿,稍苏”,被救者发现周围的人有戒心,于是指天起誓,陈舜系说:“吾救汝毋虑。异日如有要讼,讼我,不可累人。”后来此人不但没有告陈舜系,还从自己幸存的商船中找出四包大米送给他。

这件事记载在陈舜系的日记《乱离见闻录》中。古人写日记的不多,医生就更少了,读来很有意思。里面说他年轻时拜师求学,老师说,三教之外,“医道通仙道,可以养生,可以济人”,于是兼学医术。对这次救人的方法,他还作了进一步说明:“此时若遽与米汤必毙。凡久饥人,先以尿救之,谓之元气汤,甚效。”用尿救人,在古代屡有记载,用于跌打损伤、产后失血以及各种急症导致的昏迷,效果都很好。现在也有人提倡喝自己的尿来养生,叫做“回龙汤”,这在医书中虽然有记录,说“自己小便,每去头尾,接用一碗乘热服”(《血证论》),但

## 地花鼓

看到马灯,就想到地花鼓。地花鼓是地方戏,多为两人表演,一旦一丑,扮成一对情人或夫妻,也有双人花鼓,多人花鼓,手持折扇或绸巾,又唱又跳,插科打诨,锣鼓班子搭白,唱的说的都是益阳土话,很日常,老百姓喜欢,正月里要是没有地花鼓,冷清得不像过节。

地花鼓是一家接一家耍,前头先有两人拎着马灯送灯,也就是通知主人,地花鼓来了,准备鞭炮红包。有时小坐片刻,喝上半杯芝麻豆茶,再去下一家。地花鼓到穷人家不进门,因为屋里转不开,在地坪上草草了事,但是绝不错过任何一户,将财神与喜庆送达。不过到富贵人家会耍很久,有时还要唱一出戏,主人不断扔红包,红包被当场解开,大票子引起观众惊呼,主人很有面子。

小时爱看花鼓戏。有一天夜里月光很好,一家接一家地看,不觉耍出很远,时辰已过半夜,不知道怎么回家,只好跟着耍了一个通宵。那些花鼓调子我烂熟于心,锣鼓班子都是熟人,下半夜没有看客,他们让我打了一阵锣。天亮的时候地花鼓耍到了离家不远的地方,我妈找到了我,背我回家,我当时就趴她背上睡着了。

现在,热爱地花鼓的差不多全部去世,乡村地花鼓基本消失,有关部门呼吁重视民俗文化,殊不知当人的内心对某些事物失去热情,怎么呼吁都是白搭。

由我们几个人看来,年纪最大的K教授,简直是养育孩子的金牌得主:两个女儿都毕业于名门早稻田大学,两个都有正规的工作,而且在去年前后结婚了。我们经常请教他:到底有什么秘诀?谁料到,那成功的父亲其实正在面对最后一个关口:抱孙子。从前的父母,或者说没有文化的父母,毫无忌讳地问过婚的子女:有了没有?可是,现在的父母,尤其是有修养的父母,即使对亲生女儿都不敢侵犯个人隐私权,结果默默地受煎熬。K教授经常问我:你是多少岁生的儿女?我说:是十足的㊤,三十六岁生的老大,三十九岁生的老二。

㊤是圆圈里有个高字,乃高龄产妇的简称。从前的日本产科医院,在三十五岁以上产妇的诊疗卡上,一律用红墨水印了㊤印章,为的是提醒医生、护士、助产士:这个产妇年纪大风险也大!后来,广大社会上对个人隐私权的意识提高,医院不再用㊤印章了。可是,㊤一词却生存下来,因为越来越多人三十五岁以后生孩子。K教授的千金,一个是三十五岁,一个是三十一岁,老父有足够的理由干着急。于是他要拿我这个老㊤的例子来安慰自己的:还有时间,还来得及,先不用着急,千万不要在女儿女婿面前说出不该说的话来丢面子!

主要用于治疗血证,并没有提倡正常人饮用。

陈舜系的日记还见证了明末清初之际的重要历史事件。广东当时是反清复明的斗争前线,1654年,南明将领李定国攻入广东,占领高州、雷州,致信在厦门的郑成功,约定会师广东。他派军攻打新会,不料自己在高州患上疾病。陈舜系就在这时被召到军中,为李定国治病,“五月初,召予面询,发剂颇效”;“六月,复病,上吐下闭,中脘疼痛”,陈舜系用盐汤探吐,又用药解毒,“八月初,以归脾和独参汤投之,提省其脾而愈”。从记录看,李定国患的像是“干霍乱”,比较危重,以致无法亲临指挥。在此期间明军苦攻新会不下,8月病一好李定国立即出发去前线,还把陈舜系带在身边。陈舜系“随至广肇,力活数千命”,充分发挥了擅长的医术。

不过可惜的是,虽然李定国几次催促,郑成功还是没有派兵前来。没有援兵,南明军没能攻克新会,年底遭到清兵围攻,李定国败退云南,南明最有希望的一次振兴机会消失了。陈舜系没有随李定国去云南,此后他的日记,也无心记录医业成绩,而是见证着清朝为防范郑成功“近海一带,迁去民居三十里”,以及三藩之乱令人民流离的苦况。